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23

3276
23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23

清儒學案卷四十六

天津徐世昌

餘山學案

餘山自舊隴畝之中名立而教成剛毅篤實君子人也生陽明之鄉而不附和良知在清初浙東諸儒中獨立一幟述餘山學案

勞先生史

勞史字麟書學者稱餘山先生餘姚人世耕讀不仕躬耕養父母初就塾聞說經義至克治身心敦飭倫常輒竦然傾聽年十七反復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立志爲眞儒得近思錄讀數番悚立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內求諸心森竦自責謂天命之性若君之詔臣父之付子兢兢惟恐隕越讀易參究橫圖二圖

寢食不釋年二十四所學大進名所居齋曰須友常靜夜兀坐玩圖精思有所得書之年四十三自謂得其要領論性有先後天體用之分指人受胎之始及墮地時所秉受其氣之清濁醇駁於此別等差論學以剛健篤實爲本自不妄語不妄動始極之誠立無欹手處天人之理一誠盡之聖賢之功一敬盡之居敬工夫必整齊嚴肅始有把握而喫緊在居處恭年至艾耆日夜正襟危坐無倦容而氣體舒暢款接後學和顏悅色盡誠開導晚益涵養沖粹色和語正而莊敬温醇人人願近有道嘗言人心靜極卽能前知預刻死期沐浴更衣移牀至正寢無疾而逝時康熙五十二年年五十有九弟子桑調元編次遺書十卷

參桑調元撰行狀

遺書

參兩理數

大哉易也古今之運其不出於參兩之理數乎其道畢寓乎圖書河圖圓而象天屬陽然陽必根陰也故其數則從兩地之法相對而數之也天一地二等云云皆屬四面相對洛書方而象地屬陰然陰必根陽也故其數則從參天之法而三數之也天一地二等云云皆是三方相向古今之世運卽寓之是以邵子謂唐虞當中天午運之會是河圖順生左旋之理數也邵子又謂地氣自南而北爲世運之衰是洛書三方逆克右旋之理數也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蓋河圖洛書實相表裏天運地理人事三者妙合而得其平其旨微矣或曰邵子之言子何以驗其實乎曰道所以蘊象象所以顯道吾朱子亦有言也天下之聲色貌象皆有其理之所自來知道者必知象午于五行屬火其

性則爲禮其位當南方離卦之正陽帝位也故易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是以唐虞夏三朝交際均以天下之帝位相讓此讓之大焉者也天下之禮盛有加于此哉此火之性所以爲禮而最彰明較著邵子之言可徵者一也易謂陽善陰惡午中一陰始生當五月姤卦之象朱子釋姤彖之義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朱子又於午以臟屬心午亦爲天心而姤在焉大圓圖可徵此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一執中之統所自起邵子之言可徵者二也午爲離八卦中離象近取諸身爲目象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邵子之言可徵者三也午當離離象遠取物吾夫子以爲龜也故舜命禹定水土之後天錫禹神龜而于洛此又洪範九疇參兩之數所自起邵子之言可徵者四也午當離子當坎子午相沖離坎水火相射此堯舜時所以洚洞無涯之水所由溢邵子之言可徵者五也離主文明自巳之午天上太微垣居之實爲禮樂光明之宿子曰煥乎其有文章邵子之言可證者六也離爲雉雉爲文明故鳳儀獸舞適當離位萬物相見之時邵子之言可徵者七也太極運行道顯乎法象可言者尚多余不必更瑣瑣總之邵子之言本乎圖書天道固如是即古今道統相傳之理數亦可按圖書參兩之義而知之孟子曰五百餘年而聖人出是大易天地九六之數參兩之義也六者六甲也九者九其六也六九五十四五百四十年天地之大運一週故姤卦陰氣盡復卦之陽又生于下朱子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豈偶然哉先儒有非之者亦不自知量也象與傳曰朋來反曰天行又曰七日來復是六九五十四之數已終其理數

豈謬乎故吾朱子之釋傳曰陰陽消息理數然也又曰九者參天之積數也六者兩地之積數也又曰九六數之變也又曰六甲本二中而出之合文王周孔朱子之言皆可合而徵之易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曰凡數皆始于此數之源也然數必根于理理之源既晰而後及於象數則其學乃益詳達道有五洛書中宮皇極之數亦五聖人以道濟天下其理俱不外此實天之所以授受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論成性成形

陰陽遞禪而來理氣無先後性形合一而來理氣無彼此但就理論理而理有先後故有仁禮信義智之序也就氣論氣而氣有先後故有木火土金水之序也理氣雖無彼此然理爲氣主理以生氣氣隨理轉氣以載理五者先後互根錯綜變化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成此人身於是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心肝脾肺腎之形人生有性有形如是焉已矣

論草木之性

客有論及草木無性謂其無知也因論及禽獸有性謂其得仁義禮智之一也吁豈其然哉如謂草木無性中庸何以言盡物之性蓋凡所生之物莫不有性故廣推八卦變化之象始推八卦之象於天地繼推八卦之象於人物終推八卦之象於草木曰爲萑葦曰爲木曰爲蒼筤竹且中庸言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若草木無性則是性有可破性有不能載者矣安得謂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乎客又辨曰盡物性恐只是盡禽獸之性如禮經所云無故不殺犬豕盛王之世雞犬不夜驚不毀巢不毀卵物各得安之類者皆是或

草木不在其內曰書不云方長不折化被草木乎故堯舜之世莆萁屈軼莫莢生庭麥穗兩歧伏羲文王蓍草生墓孔子墓更生楷木高宗修德而祥桑死此皆聖人盡己性以盡物性之所在也降而賢人亦能感動乎草木如哭竹生筍萊公之竹紫荊復茂亦無非同得天地之性故誠動于此相感于彼使不是皆具其性何能感于彼乎草木遇春而生遇秋而斂對日而甲坼向上而生芽亦一定之變動趨舍也人得天地貞元之全氣故極靈是以無所不知禽獸得貞元之偏氣故靈微僅能運動草木得貞元之散氣故靈益微僅能辨秋冬而已總之人得天地之全禽獸得天地之偏草木得天地之微安得謂草木無性且醫家辨藥性諸藥之寒熱温涼與人之陰陽血脈無不相湊合亦無非同得天地陰陽五行之理而性道相爲流通也嗚呼天地間無一非性之流通也如云禽獸得仁義禮智之一則已過矣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即人雖具此性尚有不得其全況于禽獸之無倫尚安得爲仁義禮智之一乎故犬不過司戶雞不過司晨牛不過司耕而已矣即蟻蜂知君臣虎狼知父子之類不過止此一隙之明毋論他端不能推即此一端亦豈能全盡其道乎尚可得爲有仁義禮智之實乎嗚呼今之人尚無仁義禮智矣不亦大可痛哉

性有理氣

昔子思孟子之論性皆就義理本然上說故一則曰天命之謂性一則曰性善若魯論所云性相近習相遠此所謂性朱子謂兼氣質上說而世儒疑之謂孔子之說極其中正而子思孟子之說未免稍徑直此何其不細察哉義理本然之性聖人何嘗

不言即魯論中豈不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乎此生非指人之生初而言乎此直非指義理本然之直乎若果使人之生也不直罔之生也亦宜聖人何故爲是言故義理本然之性聖人何嘗不言即易中亦云窮理盡性若人性不善何以教人盡之乎程子所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至哉此言也

性有理氣交相牽制

昔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人于始生之初天命流行以理生氣則理爲主而氣無權此天地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者也孟子道性善原諸此及既生之後氣以成形氣有不同理落在氣中則氣之權盛而理之勢隱此所謂氣質之性駁雜不齊者也張子論氣質之性見及此斯二者人皆具之是以人雖爲氣質所拘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終有不能泯者以其原初無不從天命中來也然雖具此四端而究不能擴充以止于至善者則仍爲氣質拘之也二者交相牽制如此所以世之爲善無終而惡人亦有良心以此故哉是以必有藉于聖人勞來匡直之教也

心性道德動靜陰陽五行天人太極總論

心之靈即氣之神何謂神氣之精英心之性即神之理何謂理神之妙則然理爲神之宰神爲理之輔自不相離合之則明德所由名也分之則理氣所由辨也貫之則性情所由著也然性伏於心初無形象其體靜也及事物之來無不各付以法程者也其動用也道也是以見於動時乃有萬端散殊之理也伏于靜時渾然一理全體之道也靜時雖止一理然靜爲動之本動

時散殊之理皆從靜時之理而滋息之也動時雖萬端然動所以致靜之用動畢則仍歸一理理動靜相須而不已在天爲不已之於穆在聖爲不已之純總之大道無窮其體之迭運不已者卽在人之太極也一動一靜者卽在人之陰陽也五倫攸敘親義序別信卽在人五行之成象也夫心性道德動靜陰陽五行無一非太極爲之也故曰天人合道也

人死而成鬼

人之生而成形也根陽氣之發而漸至充盈人之死而成鬼也根陰氣之凝而不遽消滅大聖大賢其精氣渾合于日星河岳助兩大之生成卽凡忠孝節義有一端足以自立亦各以類相從分麗於四時之氣歷久而不磨滅常人之鬼無所恃以自存始不遽消滅終必漸微漸泯其强梁而死與負冤屈者尤能爲厲然亦必久而熄何則客氣不能持久也又常人之鬼其靈久而漸微其子孫能一氣感之亦能片時萃聚此陽又根陰陰又根陽則互根之理矣故朱子曰人死氣之散者雖化而無有而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矣

理是至當之名號

理也者至當之名號故范氏云天下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若仁義道德等說又不過卽其理所屬之地而名之耳故程子云心性天一理也自理之從出而言謂之天自人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其實一理也

心各有條理

心之能動能思能合乎理且無遠近幽深而無不入者何也曰能動者心之氣氣本動也故蠢蠢人心亦能動至於籌畫謀慮則

不能也蠢人之心只有氣能思者則又氣之靈故善謀之士心雖能百出以求勝求其去私以從道則不能也智謀之士其心徒有氣之靈若夫能思又能合於理者靈之本乎性故正人一心之計議無非道也至若合幽顯通上下總古今而一之非神妙萬物不能也故正人雖具靈性而未神也是以孟子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書曰乃聖乃神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故圓外竅中者心之形也知覺運動者心之氣也光明洞達者心之靈也仁義禮智心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情也此心之各有條理而不可亂者也然性蘊於靈中靈發於氣表氣運於形中而情者又根性靈而出之者也此又各有統攝而無容雜也心之妙也

與心以權

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鼻然乎臭四肢然乎安佚惟心然乎理義然乎理義者而使不格物致知與心以權爲一身主則耳目口鼻四肢各眈眈逐逐心反爲之區畫而爲形役天理滅而禽獸之矣夫人各能格物致知與心以權則衆官從令無不縱橫曲折優游天則始得成之爲人

見道確

夫人欲違衆而獨立誠有甚難然特患吾心不能確見夫天理物則之良耳苟能確見夫天理物則之良於吾心雖令無一君子譽之於前而自知勸百庸人毀之於後而亦不見阻則吾之處平陂生死之際挺特自持豈有覬覦僥倖之私趨避之計哉是以君子見道既確不隨衆而獨立

邇言

大學所謂至善用其極中庸所謂其至矣乎孟子所謂人倫之至只是到恰好處

論語不言理字只言禮字理闊綽禮精密復禮約禮亦只是到恰好處

從古無不戰兢惕厲之聖賢所以存此幾希也曾子臨深履薄死而後已到得吾知免夫時候快然無憾其快然無憾全從戰兢惕厲來

深山窮谷中實做聖賢工夫其聲光必然騰燭所謂修身見于世也縱逐世不見知自家喫飯自家飽當下快足只求己身有可稱之實人沒世之稱不稱奚計焉

剛毅斯有立曾子子思孟子朱子直是剛毅一力肩荷斯道怕做敬義夾持工夫斷無超悟捷到之聖學

敬字工夫到主一無適始全盡無滲漏此心自不走作然須從整齊嚴肅四面檢束做起

汪鑒問明德如明珠爍爍有光虛明四照在腔子裏耶曰非也明德如一部字書未翻閱時不黏滯一字卻萬字俱井井具備在內及至翻閱按部咸得翻閱訖仍如前故曰虛具衆理靈應萬事

悠悠忽忽過日是學者之通病便等閒斷送一生其病源只是志不立

此刻猛省即從此刻打起精神拚命做去始得

孟子質地極高明然做養氣工夫從集義做去日積月累而後爲學卻又不可躁急須耐勤苦深造自得故孟子言勿忘勿助得之氣自養得十足學者質地萬萬不及而欲一蹴到充實地

步如何能得

立如齋立時敬也坐如尸坐時敬也無時無事不戰戰兢兢正是活潑潑地

吾一生用力於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愧我做不徹耳

於急流溪港撐逆水船須全力著緊一篙放鬆便落下多多許矣學者宜悚怵

人不爲聖賢便折入爲禽獸之歸其間不過分數等斷無有中立之地然則人倖臻上壽無以別於禽獸亦只是多數十年禽獸而已哀哉

事有大小道理無大小一些走作便是全體有缺故君子謹小愼微

余初時用功志在講明實學刻苦求踐履只見得自己身上切要之務不可一息荒棄那管人非笑迂腐得寸亦己之寸得尺亦己之尺志氣大定愈做得有滋味曩非笑者亦悔之此便是可與共學好機括惜其不能立志隨流俗因循過去吾每爲之悼歎

孔明表曰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知天命之君子猶之矣

放出膽識氣魄自己立志要做什麽人即是什麽人死生以之

讀書人先看膽識氣量何如學聖人斷須直下承當

忠信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否則無地以崇其德聖門四教歸宿在忠信是學文修行專要存此曾子三省所謂傳習凡傳習此忠信誠身守約做到一貫地步只此而已

無極而太極一語何等圓足無極是無形無極而太極是無形

而有理象山先揩卻此一句謂之知道可乎

良知本孟子語然孟子並言良能今直謂知行合一惟須致良知知并良能亦拋卻其病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便錯故一直錯到底不過借不慮而知標其謬誤宗旨與孟子本意全不合

附錄

先生容貌魁碩秀眉廣顙光氣煜然照人讀經書塾師刪其注以己意默誦聞論行文佻巧法俾曲就題目輒掉頭去塾師問故曰文以發揮聖賢之理此恐本意無之且當年創始作經義時不應有此繩尺塾師異之夕荷鋤歸輒展卷至夜分不倦（桑調元撰行狀）

先生引進後學就事提撕專務倫常日用鞭辟近裏雖傭工下隸俱引之向道謂盡汝當爲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即是聖人僕身雖賤而道彌尊纓佩人或操行穢瑣即不汝若遠甚勿自菲薄聞者皆爲之感動（同上）

時王學盛行士憚爲居敬窮理之學喜趨徑捷憑倚良知即可以至道先生以爲陽明姿秉剛明亦自由學學者姿與學俱遠不逮而遽欲超詣失所依據傳習錄已明明差移至王門宗旨一編頹壞無隄防恐亦非陽明所忍見朱子之學遞傳至楊園稼書承一脈緒系導學者於大中至正之歸縱下學未能至極亦循循在途轍中未至流蕩而無所坊（同上）

先生一布衣無絲毫勢力憑藉以道德光明至誠感人信從者眾韓子所謂薰其德而善良者目覩非虛終老田閒無由展攄其所學嘗論聖功在操存其心王道在不私其利井田不可復在講求水利封建不可復在擇賢久任學校須慎簡有德望者

隆其禮使爲之師課實行不徒文藝則人材輩出窮居殷然與天下相流通達必不失民望體用兼備而不迂老又深詣聽言遇事輒判仁與不仁其精强有自來矣同上

沈椒園曰姚江勞餘山夫子倡道海濱貫通大易所言三極大中之道一本諸橫圓二圖推闡明曉發蘊哲所未發言太極陰陽互根混闢淆爲萬象元元本本變化無方具能指其從出之源歸宿之墟見者驚爲望洋要不外斯至理與焦贛京房鑫斗所量測不可以道里計太玄潛虛類多礙碍經世尚有未醇誤以霸爲貞元正氣流行謂二程所當匡正誠醇乎其醇所謂奇而法也恕惻引人以躬行身作之則而必自格物入雖終日言不離乎圖莫非鞭辟近裏示人之不可背乎天固不特邇言所箴砭切于倫常日用令人毛骨森竦弗折而入于衷也遺書序

餘山弟子

桑先生調元

桑調元字伊佐號弢甫錢塘人父天顯以孝稱先生少負異才下筆千言年十四謁餘山因留受業教以立志大存心細聰明勿誤用餘山歿後以遺稾付之雍正丙午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後命選舉人明習性理者得八人先生與焉賜進士授工部主事父喪廬墓三年喪除補官旋引疾歸迭主大梁道山濂溪濼源諸書院於濂溪構須友堂祀餘山於濼源與山東按察使沈廷芳共編刻餘山遺書歸老於家闢餘山書屋以教四方之士一以程朱爲法有論語說二卷闡集注未盡之義躬行實踐錄十五卷言敬言仁持論必歸於醇正游五嶽皆徧所至題詠詩文縱橫排奡合爲弢甫集八十四卷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

有七參史傳　餘山遺書

附錄

先生初見餘山與論格物致知先生對曰物即明德中發列之品類故天下無性外之物知即明德中逗露之靈光故孩提有不慮之知餘山訝詰此語誰教汝先生對聞之錢惕庵先生惕庵名之泌孝豐人餘山即致書惕庵略言功利之習深中於人心士讀書作文祇以爲梯榮之具數十年來欲求同志之友切劇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尚盡歸於正比聞桑生述先生志瞰而行卓教學者以窮研克治如聞空谷足音書未達而惕庵已卒

餘山遺書

案錢之泌孝豐志未載其生平不可考餘山致書未達不可以列交游故於此附見其名俾不終湮焉

汪先生鑒

汪鑒字津夫餘姚人隨父官雲南父卒官奉喪還至漢江遇大風舟且覆先生憑棺號慟風反得泊沙岸乃免衆呼汪孝子爲人矜尚氣節受業於餘山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鎔之久之有悟得四語曰自然者道當然者理必然者勢偶然者數自號四然道人陳梓爲作小傳弢甫編其詩曰津夫詩鈔

盧先生存心

盧存心初名琨字玉巖仁和人恩貢生父之翰少孤力學喜爲詩晚與馮景王玉樞結詩社景以女妻之受業於餘山與弢甫以道義相切劇亦雄於詩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報罷子文弨別爲抱經學案

案餘山行狀又有郎鎔者初師錢惕庵後來受學里貫事

蹟未詳

餘山私淑

沈先生廷芳

沈廷芳字畹叔號椒園仁和人乾隆丙辰以監生舉博學鴻詞試二等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考選御史屢上章言時政如請發常平倉穀賑淮鳳徐泗諸府州水災請免米豆船科請移在京滿洲閒散屯田塞下請禁海洋物產販入內地皆犖犖大者又言京師智化寺乃明英宗爲逆閹王振所造李賢撰碑文稱振功德請毀像仆碑尤爲時所稱命從大學士高斌之山東治賑授山東登萊青道布政司參議遷河南按察使母喪歸起山東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官河南時桑弢甫主大梁書院與交游讀餘山書而好之及至山東與弢甫同編刻餘山遺書爲之序自稱私淑弟子以老罷歸迭主蘇峯端溪樂儀敬敷諸書院三十七年卒著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古文指授四卷隱拙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參史傳餘山遺書序

福建續志理學傳序

自昔三代之隆道在鄒魯宋之中葉道在濂洛南都既遷羣儒講述道在於閩夫使瀕海喬野之區彬然與鄒魯同俗豈非理學教化之力哉前志載人物不爲理學立傳紀事而不提其要識者病焉今夫道原出於天天卽理也別其名曰誠曰敬曰至善曰大中曰仁義而體之身則爲學是皆所謂道也堯舜周孔之道足乎己措諸家國天下其所言不假窮幽析微萬理皆備孔子既沒異端爭起亂當世於是孟子道性善尊仁義辭而闢

之至漢諸儒說經各以家法紛綸甄釋交相是非然而前聖遺經賴以不墜及唐昌黎韓氏起攘斥佛老遏六季之橫流遵孔孟之極軌其可惜者志在經濟文詞不屑以訓詁教人爲事故人知道至宋儒而明而不知韓氏之實有以啟之也宋賢濂溪周子肇啟道源推以陰陽五行太極之理而關中張橫渠氏又極言知禮成性理一分殊之旨及二程子生河洛擴濂溪之緒道賅鉅細一本乎誠學無津涯而莫先格致當是時諸君子聞風興起宏闡道微千里游從講壇相望是故劉質夫謝顯道呂與叔之徒衛道於北厥後許魯齋劉靜修繼之至明復有曹正夫薛敬軒呂涇野諸公而楊龜山游定夫二子載道以南豫章延平嗣起閩學大盛新安朱子僑寓建陽得羅李之傳私淑程子述先聖之道燦然明備諸弟子得其傳者五十有三人而金華四子本之黃直卿氏明時儒者大江以南如胡叔心章楓山魏莊渠羅整庵敦行最著閩則蔡虛齋陳晦德盛稱焉方朱子之講學四方也謂格致誠正入道之源在是而一本於居敬同時象山陸氏則主人生而靜之說持論往往齟齬逮白沙陳氏姚江王氏生二三百年後從而祖述之號曰心學天下靡然從之浸淫不返流及虛無而閩之君子率原本程朱宗白沙者惟陳茂烈一人此理學之正宗也於是徵據羣論折衷正史萃諸賢而登之各綜其行事以海濱四先生閩學所昉而諸儒弟子學有淵源與夫經術湛深博雅通明足爲吾道之翼者咸並列焉庶海濱鄒魯之稱爲不誣矣

弢甫弟子

盛先生世佐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乾隆乙丑進士官貴州湄潭知縣憂歸改發雲南攝麗江井事旋卒弢甫設教南屏庸三從之游熟精三禮撰儀禮集編依經分卷臚衆說而衷以己見辨經與記之參錯謂士冠禮自不醴則醮用酒以下士相見禮自士見於大夫以下皆卽記也其注或連傳經爲傳隔皆爲更定至鄭賈及楊氏圖有誤者爲正其失監本石本誤字亭林蒿庵未及舉者爲補其闕參史傳

尙書釋天序

唐虞羲和之法遭秦火而不傳六天騰沸莫知所從自太初以後踵事增修者七十餘家至我聖祖仁皇帝律曆淵源之書出法以數精理以象顯會典兼雍正四年議准律曆淵源板交與禮部凡臣民有情願自備紙張工價刷印或願重刻以廣流傳者聽之如披雲見白日使千古術士詭祕之說至今日而無所遁其形始知大經大法已略具于虞書數語之內雖有古今中西之殊而其理莫能外也九峯集傳因統釋全經專取約文見義又如渾蓋同歸有一行之明論孔氏正義惟取蔡中郎之陳言九道之說漢書天文志與律曆志大相背馳而三山林氏書解引之以釋月行冬夏集傳旣不免承襲之嫌至義和之分宅四表不明爲里差之見端渾儀之白道單環不知爲察月行之交會而歲差引一行語宋本集傳及文公書說並有日與黃道俱差者七字不知何時脫去如斯類者均所未安閒嘗不揣愚昧取書中之涉於曆象者以集傳爲主旁採諸書而疏正之其於傳義未諧所宜剖析者則以蒙說附綴於其際至於緯書之荒唐史志天官曆說之蕪穢直者迂之明者晦之數家之言轉相附會一簡之內首尾乖違乃術士惑人之故習竊據所

知爲之詳辨書分六卷名曰釋天其相與往復商推者則果堂沈丈彤潘子尊堯吳子貢鈐也極知狂愚無當高遠惟幸生禮樂明備之朝堯舜羲和之絕學得親遇其隆視宋元之爲經解者事半功倍何論漢唐蓋以聖經爲權輿以時憲爲標準先後一揆者理之同而法不必其一轍故推步之詳非所敢知庶或資於格物窮經之一助焉

錢先生載

錢載字坤一號籜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編修累遷禮部侍郎至性肫篤師弢甫最久立朝三十年秉正不阿終其身食貧晚罷歸鬻畫以自給其爲學漁獵百家尤工詩自爲詩集序累述父母劬勞生平知遇以爲所報答者惟在此也（參薛石齋集）

弢甫交游

張先生庚

張庚字浦山號瓜田秀水人乾隆丙辰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少孤事祖母及母盡孝及長研究經史不爲科舉業爲文簡老樸實詩亦新穎五七言古體頗見古人堂奧兼精六法所作山水氣韻深厚自成一家以負米故奔走四方足迹半天下所至多與賢豪長者交客睢陽十餘年人重其學嘗以明刻通鑑綱目一書其中王幼學之集覽馮智舒之質實頗多謬誤因爲釋地糾繆六卷以正其失又爲釋地補註六卷以拾其遺皆極精審他所著有畫徵錄三卷續錄二卷强恕齋文鈔五卷詩鈔四卷及五經臆蜀南紀行略短檠瑣記瓜田詞等書（參史傳鶴徵後錄）

通鑑綱目釋地糾謬補註自序

通鑑綱目分註所引之文其閒古語方言以及句法之難明者

誠不可無註而於地名爲要地名而有關軍事爲尤要蓋軍事之起兵師次接戰交綏設伏設備聲東擊西取彼定此皆有關帝王廟算之是非將帥方略之善否必當考核明確方使讀者恍若親之一失毫釐卽有千里之謬反蒙讀者於濃霧中矣夫地理而欲得其明確亦極難矣歷代沿革有不同六朝五代竊據紛如其地之朝甲暮乙改易其名有史所不得詳備者而地志諸書與各郡邑志乘又多妄援古名遂有兩地互見士生千百年後而欲據實以定當日軍事所關之要自非細心虛衷博覽徧考按時按事并按其情形而證以輿圖不可也今觀王幼學之集覽馮智舒之質實謬誤不少蓋綱目本通鑑而爲之也通鑑則有胡身之註頗屬精當集覽質實捨之每於地名不加詳考任意引註宜其謬矣庚嘗病之思一糾正以奔走衣食未暇也乾隆戊辰中表弟沈觀察艮思出昨所著綱目尙論編亦以集覽質實之謬屬庚改註乃取胡身之註校定得其半崑山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考訂尤詳確遂主之再證以輿圖瞭然明矣或大書與分註有傳訛者仍按史改正或史文誤者則就文理酌改有圖所未及者則據事勢情形以定至其所未詳者不註者一一補之惟封爵之地多挂空名似無關係有不補也窮兩載之晝夜以成時觀察已解任恐無能與尙論同梓因別成糾繆補註兩種俾讀綱目者按事校之則於考亭分註之深意庶幾無晦自非好摘前人之疵誠以綱目起見有不得已者然一己固陋之識烏能悉當又雍正乾隆閒所改所分郡邑尙未盡詳則恭俟一統志頒行改正

文集

書方望溪讀儀禮後

儀禮所具之文於登降進反服物采色辨及於微忽非好繁也不如是不足以束勉骨壹心志以通極乎性命記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秦漢以降民心散而風俗澆由禮亡而無以維之耳方氏獨云儀禮之制惟成周爲宜以爲道教彰明雖畔隸曉然於仁義中敬用是以磨礲之使益深於人道後世大防潰決而不能自禁乃使衰衰於登降進反服物采色之辨而相校於微忽不亦末乎遂謂周公生於秦漢以降用此必有變通斯言過矣聖人之制禮也原於根本而後及乎枝葉一一整齊而統之夫是以菁蔥茂鬱可觀也習禮者由一葉一枝之通以漸及於根本之精微爲知道否則亦知所謹飭不至於放蕩而無忌憚然則定民志齊民俗莫急於禮教之修明矣試思後世冠禮不行士子立身之基失婚禮苟簡婦人勃谿之風熾儻周公復生惟恐復之不盡安得嫌其衰衰相校於微忽而有變通也其云成周道教彰明即斯禮之行也豈別有一道以先之乎後世大防潰決正當以此維之而乃爲末務耶

椒園弟子

汪先生中　別爲容甫學案

清儒學案卷四十六終

清儒學案卷四十七

天津徐世昌

滄曉學案

滄曉覃精易學四十餘年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朱子作本義嘗欲有所改定而自言未暇整頓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述滄曉學案

胡先生煦

胡煦字滄曉號紫弦光山人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直南書房嘗與修周易折中卜筮精蘊諸書官至禮部左侍郎以事罷職乾隆元年詔闕召見賞給原銜是年九月卒於京師年八十二三十八年四庫館開高宗命河南撫臣蒐錄遺書續

舉以進五十九年追謚文長先生少學能文初官安陽縣教諭
至成進士時年已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圖書一貫之恉
臚傳後引見卽自陳所學聖祖卽以河洛理數條對甚悉自後
屢召見問卦爻疑義命畫圖以講聖祖曰眞苦心讀書人也所
著周易函書原分正集續集別集諸名卷帙煩富後手自修訂
復經先生子季堂重加編校其總論易說者爲原圖約一卷原
卦約一卷原爻約一卷原圖四卷原卦一卷原古十卷合成函
書約存十八卷其注解經文者爲上經六卷下經六卷上下繫
辭傳四卷說卦傳一卷序卦雜卦一卷合成函書約注十八卷
又有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篝燈約旨十卷合成函書
別集十六卷大旨言象則取證於虞荀侯鄭及來氏諸儒言數
則更附以左國史子諸集至於爻象別有會心則詳辨於各卦
各爻中言必有據不執己見不曲徇不故違也其他所著尙有
卜法詳考四卷葆璞堂文集四卷子季堂字升夫號雲坡由廕
生官至刑部尙書出爲直隸總督嘉慶五年卒謚莊敏克承家
學著有讀史任子自鏡錄及培蔭軒詩文集參史傳　彭啟豐撰墓誌銘　周易

函書李去修序
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函書自序

方今詩書大備聖道昭明漢唐宋明諸儒蔚起宜無復有遺文
賸義俟諸後學考稽詮釋矣然日新而不已者文之運日出而
不窮者道之理一狐之腋不以成裘南山竹箭加之以鏃入且
更深也安見芻蕘工瞽千慮之一得不足供採擇益高深乎譬
彼古鑑雖復沾塵揩磨之以頃錫之礬譬彼干將雖復埋獄淬
礪之以華陰之土彼其質於古無加而光彩銳利煥乎維新矣

古聖人遺六經教後世固欲學者繼起有以抉其蘊發其光使無至如古鑑干將塵埋韜晦已耳然六經皆載道之書而周易實具天人性命之理周易止卦爻之設而圖象實括始終本末之全會圖徵象而至理斯存未有棄圖置象而孤標至理者也夫圖象猶形也理猶影也影即形而存無形而影於何起圖象猶日月也理猶光明也光明即日月而具無日月而光明何生乃自王弼掃象一歸諸理宋儒因之象失其傳由來久矣來矣鮮生諸儒之後獨能上追虞荀廣搜博覽益其未備訂其舛訛務使理由象出亦可謂好學深思不爲理障者矣第於本源有所未探則顧小而遺大拘末而棄本者猶不免焉煦復從而斟之酌之損之益之其有未備未當者又復合諸卦象揆諸小象證以先天諸圖及繫說雜序諸傳總折衷經文以求至當斷不敢徇傳而棄經溺理而遺象故於其中謬誤滲漏者又復得十之二三以此徵象庶云備乎獨思來氏錯綜之說本欲矯卦變之非而不知其愈離而愈遠也今執所綜之兩卦以一覆而爲往來是未知往來之的旨也夫來則必出於內而往則必行於外者也故卦稱內爲來而外爲往謂內爲來是原其所生之有自謂外爲往是究其發舒之有漸也如謂上之覆也即爲初二之往也即爲五不惟垂盡之末不可稱爲方生之初即二覆爲五越三四而超然以往亦未知卦氣之升逐爻漸進之旨矣即謂陰陽互根皆由窮極而返亦是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安有陽之盡也復生陰乎夫剝之與復理應相綜來氏於此何不云剝之上九爲復初九之往復之初九爲剝上九之來乎明知其中尚隔純坤一卦故也若由復而剝彼其所隔

尙有十卦安在其一覆而卽至乎夫彼所謂錯卽古所謂伏也彼所謂綜卽古所謂覆也伏有伏象覆有覆象緣有是象乃爲是辭故欲達辭必先明象易中之象錯互皆有之伊綜獨無安有是理第以綜論象可也以綜論往來則不可也夫來往之理莫備於先天四圖故煦更訂爲循環太極圖又復變化卦象等七圖以發明先天之義非臆之也亦卽先天四圖探玩旣久而有以得其旨趣知夫太極一圖卽先天圓圖之變化而先天圓圖又卽河圖之變化凡夫周易象傳中上下始終內外往來之妙用靡不於此凝聚而會歸焉今觀此圖乾南坤北天地之所以定位也而乾坤之首易者擬之離東坎西天地往來之交也而水火之始終於易者擬之三男附坤而成形三女附乾而成象天氣所由下交地氣所由上蹕也而泰否復姤之交不交者

擬之附坤者首一陽之震上行而爲二陽之離兌又上行而爲三陽之乾而陽始極附乾者首一陰之巽下行而爲二陰之坎艮又下行而爲三陰之坤而陰始極而復臨泰姤遯否之由微而盛由盛而衰者擬之其陰陽之生也皆由於內逮夫盛而極也始往於外而就消而先三爻之來於下而稱內卦後三爻之往於上而稱外卦者擬之東南爲陽而離之中虛者居焉則陽中有陰也西北爲陰而坎之中實者居焉則陰中有陽也艮震之陽夾坤而居則大明終始得朋喪朋之義也巽兌之陰夾乾而居則先甲後甲終則有始之義也卦有內外則先三後三所由分卦歷六爻則七日來復所自起也其在乾而言坤在坤而言乾所以有卦之覆其非水而言水非火而言火所以有卦之互也推之而爲卦象則由初至上由上返初莫非此圖轉不息

之機而往來之說定矣衍之而爲歲令則陰極而陽陽極而陰莫非此上下流通之故而升降之機寓矣循之而爲月窟而出震之三候見於昏出巽之三候見於晨莫非此陰陽更迭之運而坎離之用行矣返之而爲天根而先庚之先癸自來後庚之後何所往莫非此由中之妙無極之理而大化之肆應不窮者出矣凡皆先天一圖之妙也第以陰陽二氣環而抱之則爲太極圖以八卦之象分而布之則爲先天圖耳其實太極圖止是先天圖規而圓之聯而屬之而成者先天圖止是太極圖三分內外截爲八段而成者而循環太極與先天八卦又止是河圖中奇耦之數聯屬而成者是三圖之設非有殊旨也夫邵子所得先天四圖其橫圖圓圖總以明小圓一圖之妙耳特鮮有沈潛玩索識其指歸者宜乎來氏止認爲對待不移而未知其爲流行不息者也煦自髫齡篤嗜周易研精四十餘年近緣安學清閒益得肆志於茲訂訛辨誤別異剖紛窒謂潔淨精微之蘊遂盡是乎然而醬翁簸叟率爾縱談皆能洞達闡奧固不必專一經以名家守義經而世業者爲能發四聖之心於微言未絕後也夫子雲之太玄劉歆訾其覆瓿而桓譚侯芭謂其必傳堯夫先天之學見疾於秦玠鄭夬而司馬君實且以兄事之於洛也六字之廣容有起而質證是非指瑕摘謬號稱同嗜者乎至其詮釋或於傳義不必盡合亦期據經引傳無悖經旨而已觀於主司命題百人百致安必文字之悉相倣乃矩度而繩糾之而所以主是文字者固無勿同也觀於生人之面萬形萬貌安必耳目之悉相肖乃約求而精察之而所以運是形貌者固無弗類也四聖之易或以象告或以辭顯豈有殊致哉亦要諸理

之一耳規規焉文字形貌之合無當也

凡例

一易象失傳自王弼始猶幸李鼎祚集解一書尚存十分之一二來矣鮮得之已增十分之二三煦復於集解來易兩書合證而推廣之其於象義庶未有遺也如遇字鄰字婚姻等字之解及西南東北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并月幾望之旨悉皆取先天圓圖非臆爲之也

一函書卦爻有全依古註者皆存而不論其全改古註者如乾坤坎離剝復蠱巽損益夬姤震艮既未濟及上繫之首章并下繫之第六章皆原本先天一圖期與文周孔子之經傳絕不相違乃始從而更定之亦有前解半合半違則是者存之違者正之期無悖於經傳而已其說具詳各卦各爻之下

一周易之理全在象中象則高視遠寄包含無盡據人事而言理止論得一端耳故遺象而言理非易之理也

一周易之卦全是文王開先天大圖而得之者故置圖而言卦非卦之理也

一周易之卦全是先天執後天圖而解卦非卦之理也

一周易之彖傳全是解文王卦辭故置卦而別言人事遷就吉凶利害之說非彖之理也

一周易之爻全由卦出置卦而言爻非爻之理也

一周易之小象全是解釋爻辭置小象而言爻非爻之理也

一周易之爻有既象以天時又象以人事者至於小象或止釋天時一邊或止釋人事一邊爲爻辭中天時人事原有合一之理不知此義竟將天時人事說作兩開非爻辭之旨也

一分卷之法宜如呂氏所定古本今依程子所定合彖象文言於各卦各爻爲時本刊行已久天下學者習而安焉故從俗便

周易函書別集自序

經敎昭如日月而後人汨之幾若障雲瞢霧不可卒解其始原於註釋家好新立異各執己見而不克深維聖人遺敎之本心其繼由於後學者膠柱刻舟固執成說而不復折衷於聖人翼經之本旨是猶闔戶求明而欲觀之達屢枝求行而欲達之致也云耳夫聖人之六經卽聖人所傳之道而周易尤爲深邃然孔子之十翼固在也精求其蘊靜會其旨固自有確切著明首尾聯貫始終一義者昭於十傳故學周易而不克與聖人之翼殫經畢慮極量推求皆旁行歧出之徑途將愈遠而愈離其故矣煦學易四十餘年凡於易中卦爻圖象莫不原本十翼冀其不與經義相違如曰易有太極非謂太極爲圖也而後儒以爲圖矣但云易有太極非謂太極之外又有無極也而後儒復加無極矣如云分而爲二以象兩也非謂所除之一亦有象也而後儒以爲象太極矣如說卦中明有窮理盡性致命之說而後儒但以爲占卜之書矣如象辭之往來上下但據摩盪時言之非有卦變之說而後儒以爲卦變矣此類甚夥不能悉舉故所發明儘有宗經而不宗傳者業成釋經四十九卷原圖原卦原爻原古五十卷爲函書正集茲取函書約易學須知易解辨異各三卷籌燈約旨十卷共十九卷合成一帙名爲別集用質同好倘有是正其謬誤指摘其瑕疵而抉剔其所由然則煦之獲益多矣實於同志有厚望焉

卜法詳考自序

聖人之用蓍龜用其靈也靈非蓍龜所能有也是五行之端倪陰陽之呈露太極之大用也太極者元化之宰至虛極靈善應而不以言說藏之淵淵而不知其極也出之浩浩而未見其窮也充諸兩間形爲萬物莫之盈莫之歉也故天地者大化之靈府也資元以生何物不載此靈府聖人其靈之特異者耳飛潛動植則靈之分布者也其自無而有也是此靈之出也是開舒布散而顯諸仁也其自有而化也是此靈之入也是收斂翕聚而藏諸用也聖人居其所居應其所應潛則靈隱而敦化之本偕天以貞用則靈顯而位育之理與化同運是與靈俱靈而渾一不分者也謂動物靈而植物不靈生物靈而死物不靈者非也無有靈蠢動植無有精粗巨細而不毓靈於大化之玄宰取靈於不竭之府藏者也據人而論物宜不靈於人乃皮狐之與狐狸且有前知捷若影響者矣然猶具能知之性也以生人之知而求知於無靈之死龜不靈之腐草何居乎爲所資之靈固大化之分給而茲其反也有靈以攝之而使之反則反者載靈以入安謂死之而腐乎夫人之耳聰目明足行手握心知意識亦極靈妙矣上通浩渺下徹窮泉前極往古後盡來禩藏天下之萬有而不見其盈應天下之萬變而莫窮其始隆諸參贊而莫窮其際皆一靈之運量而已逮於生子而其靈復然逮於生孫而其靈復然即由孫子而至於無窮亦莫不有然則一靈之派衍如此其無盡也乃由此而上遡之其父母之靈與我不殊也其祖宗之靈與父母不殊也由祖宗而遡諸無始之始諒必有資靈以分給者矣則靈府不匱之藏也夫萬物之靈何勿取給於靈府一源之水何有清濁一元之化何有靈蠢

則不得謂植物之無靈矣或曰形不靈而神靈氣不靈而性靈其生也神與形具其死也神與形離安得以枯朽之骨比靈於運動之宰曰非也謂神與形異此猶有對峙之見存也對峙之見存則靈蠢之說異夫萬物靡不資靈於靈府靈府者性命形氣之大聚資生之大始也既同資靈於靈府矣一範之模此圓而彼方乎一源之水此清而彼濁乎一本之靈謂此靈而彼蠢乎夫遠祖之骨可以福至遠之孫靈乎不靈乎故夫形氣皆至靈之聚也且夫自古及今其形氣之資生蓋不知幾千萬年矣藉形氣而非靈則天地閒不皆形氣之充物乎乃卒未見夫形氣之塞也則一靈之攝而反也是既開而復合既聚而復散既闢而復翕之義也故遺神之氣皆靈氣遺性之形皆靈形也或以朽株枯骨爲聖人假之以通神明之具非也夫朽株亦靈也不待寄靈於朽株也枯骨亦靈也不待寄靈於枯骨也蓋聖人之有取於著龜是精微之寓妙道之存也第其靈妙幽潛冥漠之中不有以啟其機發其祕則蠢蠢之氓將不知有神明故曰幾者動之微也何物不具此靈幾何物不有此動靜彼著與龜特聖人實指之以顯神明之用耳夫著龜較然無僞猶尚若此之顯且著也則夫資始之元所各正而保合者含靈祕妙宜不啻百千萬倍於茲當益愈較然其顯且著矣故聖人之立教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君子之奉若而省修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文集

河圖洛書異同辨

聞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河有圖洛有書矣上以發乾坤混

沌之藏下以啟聖賢精一之學此固太極之所由肇而連山歸藏周易之所自始與第其爲象方圓異形九十異數分合異制而二七四九又復異位兼以流傳既久隱顯殊途因致旋毛龜折異議紛紛雖有邵子傳圖南之學朱子發康節之旨收二圖以歸周易而後之學士猶將不能無疑蓋理藏於數則探索爲難道寓於文則研窮不易故也漢開天祿石渠購經書祕籍而校讐之而安國向歆班固之徒乃有擬圖作易擬書作範之說豈伏羲畫卦之初竟不知洛書而洪範錫禹乃顧上棄河圖而獨宗龜負乎伏羲之卦原於太極每加一倍而成而元定之皇極洪範僅有自一至九之數揆於易卦絕不相類豈書自書而圖自圖乎且康成之疏明堂圖也固有二九四七三五六一八之說先儒以爲洛書之數而孔子之繫易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則固指河洛言也奚爲乎劉牧之言且以爲河圖九數洛書十數也何所據而然耶康成有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是圖書未啟先有文字之傳矣不且與書契取夬之說戾乎王子充不然其說曰洛書非洪範也因摘其不可信者蓋有六焉彼固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伏羲之卦固已兼倣書圖若洪範九疇固禹之自敘而非圖書矣安在五行五事孰能確指以爲奇孰能確指以爲偶乎安在庶徵八政者之確乎位置於東五極六極者之確乎位置於西乎由是言之則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其然乎其不然乎不知圖書之所以異者九與十之數方與圓之形分與合之辨耳非其理也據理而論則一體一用相資而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流行一對待相依而立也故圖之數十合始終而計之皆成九數是十中含九也書之數九合始終

而計之皆成十數是九中含十也圖者未發之中故流行而不息書者已發之和故對待而不移也無圖則洛書之數無所本無書則河圖之數無所行觀於乾坤交而爲坎離坎離交而爲震兌是洛書之位猶然河圖之位也觀於河圖左轉而相生洛書右轉而相克是洛書之數仍然河圖之數也觀於河圖之奇陽左旋而偶數從之洛書之奇陽居正而偶數翼之是圖之與書其尊陽同也觀於西南之金火相易東北之水木不易是數之與位其老少亦無勿同也蓋河圖者未交之洛書洛書者已交之河圖也未交則生成之數合而不分已交則奇偶之行各安其位而不亂也以陽爲主故極盛之陰皆隨陽而自定陽通則復故極盛之陽能挾陰而俱還也知圖書之旨原自不殊則體用一原方圓一致動靜一理而易之與範自同軌而合轍安見河圖之不可作範而洛書之不可作易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說

聖人之立筮法也將以抉天苞地符之原窮細緼化醇之理其數不克與先天後天之祕密相符其理不克與無極太極之精蘊相契則至隱極深之妙無由而顯亦必無由通天地之德類萬物之情矣故設之爲大衍之法而定之以五十之數蓋兼河圖洛書而一以貫之者也河圖先天也洛書後天也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兼之而爲百牛之而爲五十故大衍之數兼河洛之全而折半用之以體其撰以經其變欲其與崇效卑法之義無違焉耳不若是則隱者終隱其機曷達祕者終祕其緘曷啟乎然而用之止於四十有九者何也先儒曰除一以象太極故也太極體也其分而揲之則體之舒也元之

亨也無極之動也故以爲其用亦猶兩儀四象之出於太極者然也世未有有用而無體者也故返其一於櫝以象之若其所用之四十有九先儒之說或兼星宿支干而求以强合其數人各異辭辭各異旨蓋紛而無據矣惟荀慈明有云先後天圖各具八卦卦各六爻六八共得四十八爻故特設爲四十八數以象之至所用之數尙餘其一又得置而不論某窮思之四十八者固以擬八卦之爻數而此外所餘則藉以象陰陽者也陰陽之理一動一靜故一用一不用也一形一神故形妙於有神妙於無神也者潛通於四十八爻之中形也者卽四十八爻之體而全具者也所由用一於四十八數之中以象其陰形之存潛一於四十八數之外以象陽神之流通而無迹也今觀揲筮之法掛一以擬太極分二以擬陰陽揲四以擬四象歸奇以擬閏餘則聖人之動作經營無一不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亦以明矣況筮爲幽贊之具且將藉此以探乾元之妙諦契不息之眞機自非其數之多寡盈虛無一不與之悉協遽有以契體用形神之妙發有無動靜之機知必不能矣烏所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哉

與冉永光先生書

六經爲聖人傳道之書而周易則聖道之大本所繫不識從前但以爲卜筮之書何也執卜筮一見以解周易爲當也否耶夫洛書與河圖孔子謂爲作易之具而先儒以爲作範之具先天四圖旣則圖書而先儒無一相通之語河圖旣爲先天而先儒硬欲拆而爲卦易冒天下之道而太玄洞極潛虛洪範竟似易外別有一道元亨利貞本乾之四德而先儒說作兩件且硬欲

說成人事用九用六本皆言理而先儒以爲說占大明首出二節本言乾德而先儒以爲聖人周易之卦悉屬先天而先儒俱執爲有形有體之物孔子彖詞來往內外字面本皆說圖本是一箇道理而先儒釋爲數種坤之卦詞文言中得主連讀而先儒以後得爲句主利爲句周公爻詞悉本文王之卦而先儒皆另爲一說不顧卦德如此之類自始至終悉成訛誤總由以韋編三絕之書直欲爲朝樹暮陰之計耳某於壬辰甲午乙未丁酉七經召對今聖人深契道妙知煦不徒執儒者之說而兢兢奉經文以爲之主也是以屢蒙俞旨且有苦心讀書之目煦於周易四十餘年成書三千餘頁名曰函書約字一百八九十萬第以力微不能刊刻今約首之五十卷爲三卷以檃括大意刻成當另期請教

與冉永光先生書

滑州館中別後今已十有餘年比歲以來有疑真質雖研窮書卷道理信得幾分而切磋琢磨終鮮師友之力居常耿耿煦竊以爲周易者聖人傳道之書也自圖書及於卦爻皆是一箇道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河圖先天洛書後天故河圖合而洛書分分者必不可合合者必不可分故伏羲則以畫圖亦內合而外分內則河圖而外則洛書也因外分之象便是則書故有先天而無後天文王未嘗畫卦周易所有之卦開大圓圖而有之者也故孔子彖詞遂有內外往來上下進退之說蓋言圖也煦謂周易全部皆屬先天此之故也周公之爻拆卦而釋之者也既拆卦而有爻則其釋爻宜本卦德乃先儒釋爻儘有另說一義不復迴顧卦德者矣卦開於圖則釋卦者宜本於圖乃先儒

釋卦竟將往來字面認作卦變而不知有圖矣圖因於河洛則必圖書中便具有畫卦之理則必先天四圖便具有圖畫之妙乃先儒釋圖絕不言則之之故於是乎取河圖之必不可分稱爲未發之中者而亦强拆而補之矣於是乎先天四圖不能解圓轉不息相依互根之理矣不能明內外分合初末往來之義矣遂使圖書至卦爻一脈相通者處處打斷得爲知周易者乎煦於周易四十餘年成圖書九十九卷皆自心之獨得特限於資力不能剞劂就正高明徒藏篋笥耳向欲請教因往來無人不便攜帶近將圖書約三卷付之梓人刻成之後另寄請教壽詩前後約三十首并拙詩二章乞先生正之

與張儀封先生書

弟耳先生名久矣功業炳耀不足爲先生重聲譽赫奕不足爲先生多獨此肩荷聖道搜剔逸書表章賢聖不啻續欲滅之燈揭日月而麗諸天澆欲斷之流傾江海以沃其源也此豈一手一足之烈耶第念聖人之道盡在周易從而學之蓋四十年矣然自孔子迄今二千年間而易道終晦者蓋亦有故一晦於制義者徵倖功名獨奉一家之言以爲蓍龜又晦於註易者獨持己見而不能窺立言之本意原極廣大高也而卑視之則止以爲卜筮之書深也而淺視之則止以爲趨避之事又其本原之地不明竟將本原周易看作極零星極瑣碎的物事不知周易六十四卦均屬先天則此後無有一卦一爻能得其解者也不知周易六十四卦悉出於元亨利貞則此後無有一卦一爻能知其來歷者也不知彖詞獨贊乾元則不知周易貴陽之義不知爻詞特標初字則不知原本太極之機不知天道人事止是

卦象則滯而不靈不知乾坤兩卦爲大父母則零星無統不知先天出於河圖則不知十數必全之故不知文王之卦出於先天則不知八字立爻之旨須知周易中有六要皆於易大有關係若能箝攏將來方是一箇活周易合其一二猶可漸次相通若六要俱違則無一字爲眞易矣夫原泉之旣濁矣而欲清其流塵鑑之旣昏矣而欲用其照也烏可得哉煦觀周易止是太極中事原是箇活的無有一卦一爻不可以相通者或精或粗隨人用之無不靈妙後人極力闡發尙懼不明豈能如子雲太玄絕無領會徒作奧詞爲易外之易自飾固陋欺天下誤後世而漫無所可否哉此後僞易頗多皆太玄爲之倡始茲之所述雖不免有異前人然異於儒而不敢違聖異於傳而不敢背經天壤之大得一人焉爲知己聖道亦可以不孤煦自壬辰迄於甲午澹窟乾清五經召對荷蒙諭旨有苦心讀書之目而又得葑菲不棄如先生者非煦之幸此書之幸聖道之幸也若以爲無當而覆之瓿任焉而已外有與先生論周易書一篇公餘詳細閱之則不才註易之心或亦可以微見一班也

與張儀封先生論周易書

易道之晦也皆制藝取功名之念誤之不守一家言則以爲背註而無由獲雋故義傳而外不肯開拓一步雖有眞易至論合乎四聖之心悉在所屏是易之晦也學易者晦之也程子曰某於易只解得七分朱子晚年亦自悔本義之作何嘗謂有此義傳而他書可盡廢乎今試略而論之易中最有關係無若往來二字此二字不明則爻中初字之義必不得其解初字不得其解則內外上下不得其解內外上下不得其解則卦中之彖辭

爻辭無一字能得其解者矣何也周易圜㮣得來只是渾淪一個太極其三百八十四爻則文王之六十四卦而周公拆之者也其文王之六十四卦則伏羲之大圓圖而文王拆之者也其伏羲大圓圖則先天八卦圖三加而成之者也其先天八卦圖則伏羲擬議於圖書則而畫之者也河圖者卦畫未成是太極之所寓而先天之呈露者也以三百八十四爻回視河圖終若絕不相類然繫傳有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則固融會四聖之易而上通於未有卦畫以前下通於既有卦爻以後一以貫之而莫之有違焉者矣今試以周公之三百八十四爻攢㮣而會聚之自初至上連爲一處知未有外於六十四卦者也故其擬爻而爲之辭亦必推本於各卦之性情而出若使可以離卦而爲之說則初九之三十二爻止一潛龍可以盡之而屯需畜復之初奚爲而異其象也夫周公擬爻而惟卦之從也予故曰周公之爻卽文王之卦而拆之者也今試以文王之六十四卦攢㮣而會聚之其初向內以觀其來其末向外以觀其往知未有外於伏羲大圓圖者也故其擬卦之辭亦必推本於內外往來上下始終以爲之據如所謂大明終始得朋喪朋甲庚先後皆其義也若使文王可以自爲周易而不必推準於先天諸圖則伏羲之易久爲文王之卦孔子之彖莫不本之以論往來內外上下始終予故曰文王之卦卽伏羲之大圓圖而拆之者也今試以伏羲大圓圖揭去外之三畫止存內之三畫又將內之三畫一加再加各各拆之觀其所虛之中而知太極寓焉矣觀其初加之東陽西陰而知兩儀寓焉矣觀其再加之南陽北陰而知四象存焉矣又加而

至於三爻而合以觀其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相連之妙則陰陽互根初末微盛上下內外凡周易卦辭象辭爻辭所有之妙無義而不具於其中予故曰大圓圖卽先天八卦三加而成之者也又試以先天八卦而比量於河圖知未有天地以前其渾合之機難可名狀則合生成而渾爲一處使人知生之之理雖其朕兆未形而成之之理已卽此在矣伏羲深知其妙因奇偶渾合回旋交互之機與五十居中之旨而定爲太極又因奇偶之異畫陰陽而定爲兩儀又因上下左右已具四達之理而定爲四象又因五十居中四方止得八數而定爲八卦又觀盛陰盛陽之極於外者而定天地之位又觀微陰微陽之生於中者而定根陰根陽之理率皆本奇偶聯貫處熟玩而得之故河圖有連法無拆法也先儒不知河圖原是渾淪之物因將伏羲觀象畫成之卦比合其數强以拆之夫河圖旣已拆矣不且爲後天乎若是則洛之爲後天者亦盡可以不必出矣姑無論圖之初出於河也其時必未有卦象乃顧以則圖所畫之卦附於其數而配之則伏羲先天八卦竟可以不必立圖矣是先天八卦之妙反緣此一拆而俱晦矣何怪乎後人之解先天者少也是皆未知伏羲八卦卽是河圖而先天之妙悉在其中故也何謂先天其在於人卽未發之中是也夫人當寂然不動之時固未發時也旣云未發其於喜怒哀樂究何所設於未發時强以拆之曰何者爲喜何者爲怒知必不能夫未發之中不可拆而獨以先天之河圖爲可拆猶得爲知先天者乎旣未知河圖卽爲太極原屬先天本是無偏無倚流行而不息的物事則伏羲先天八卦安得不執爲對待不移而并沒其圓通之

妙也因不知先天八卦自具圓轉流通之妙則文王拆之而作易周公拆之而作爻其中之圓轉流通如往來內外上下終始之說抹索不著的那得不執爲卦變卦綜紛紛其說耶夫學者之註易也欲其適足以發明易卦易爻之理耳卽令人人皆知此卦之變此卦之綜從某卦來矣而究於本卦無所發揮若是則卽并卦變卦綜而去之而周易之理未嘗不自在也自來註易者皆以五行納甲及火珠林之說咸以其近於術也而略之顧又以周易爲止是占卜之書此皆非知周易者也夫易之廣大如天地然其中精粗美惡何所不有豈以其爲精也美也而存之粗也惡也而胥去之且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皮眇臲卼諸象聖人之不擇言固如是乎不知周易之理精而求之則窮理盡性知命達天出乎其中淺而求之則夫婦居室吉凶趨避之理亦出其中初不得謂此精而彼惡也卽如納甲之說亦是聖人知周易之不可易學故卽日月交光之旨以發明陰陽進退之象此非精以審之以觀其所生之位所居之方而得其進退盈虧始終微盛之妙豈易得其旨也天地陰陽往復最靈最妙無過於此後世之術家用之而有驗則遂流而爲術耳五行之說其初出於易之四象其中靈妙實難盡述自陰陽家資其生剋之說每有奇驗後遂流而爲術又如火珠林所立世爻八純之卦定於宗廟必不可變其後則以卦氣自下而升至五則轉爲歸遊此皆易卦以下爲初以末爲上之旨皆本於天地自然之氣化而伏羲大圓圖所寓之妙旨予會河圖及先天八卦相通之旨又觀易象往來上下內外終始之妙而作爲循環太極圖既與河圖先天八卦未有殊旨而又下通於各卦各爻以

達於生卦生爻之故蓋知圓轉不息絕無停機一部周易其中卦爻莫不如是所以說周易是個活的至其卦象歲令月窟天根皆此一圖之妙所該括者也又玩先天之妙更立縫卦皆先天八卦中流行不息之義也又作爲四通之十六陽卦所以發明交字生字之義使人不迷於內外之說而又以考一爻之旁通有見有伏有動有變達於四卦均無異旨亦莫非流行不息之理也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所寓者天人合一之機春秋其大用也所寓者天人感格之理不知易象則學聖者無本領不知春秋則學聖者無作用然則易學之晦明豈淺鮮事哉煦之愚魯亦已甚矣第以學易四十年似亦微有所窺故敢僭爲之註即其所釋亦皆考證於四聖之經即經以解經斷不敢執傳而棄經也即如先迷後得主本爲一句考之彖辭先迷失道後順得常是以得主爲常道也聖人懼人不知得常即爲得主故於文言又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以得主即爲得常則得主二字相連也明甚乃顧曰主利爲句是徒在占卜上著眼不惟小視聖人之經是明與聖人之經文悖矣又如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本爲三句乃顧曰樽酒簋句貳用缶句因引周禮以爲二字之證然而孔子小象固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如使樽簋可自爲句豈有截下句一個貳字連上句之三字遂硬成一句聖人之經有如是之文法乎又如大明終始節本言乾之亨由於元首出庶物節言乾之利貞由於元顧獨摘此兩節以爲指聖人聖人之言如是之雜亂乎又如坤卦積善之家節蓋言順也順本坤德故於坤卦言之顧以爲慎字之誤予皆就經而正之而斷不敢有違於四聖之旨至後訛誤甚多

不能悉錄皆詳辨於各卦各爻之下亦欲使天地間尚存眞易云耳至以予爲不合傳義爲背時宜予固非藉以爲名也若其博採先儒之書不徒以爲一家之說所浸沒當必有以諒予之苦衷矣此外有縫卦之說詳見天根圖有八字之說詳見乾卦初九爻下周易之中最有關係之十二卦乾坤泰否坎離復姤損益夬剝其所註釋皆與他經迥別

附錄

函書原本一百十八卷其詮釋經文者四十九卷冠以原圖八卷用解伏羲之易原卦三卷用解文王之易原爻三卷用解周公之易又取先儒論說集爲原古三十六卷謂之首傳共九十九卷爲周易函書正集外有函書約三卷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箋鐙約旨十卷共十九卷爲別集別集先已刊板正集因卷帙浩繁艱於剞劂乃取詮釋經文之四十九卷約爲十八卷名曰函書約注又取首傳五十卷約定十六卷附以續約旨二卷刊之名曰續集皆所手訂也其正集原本門人李學裕欲爲校刊攜其稾去會學裕病卒遂散佚後別集續集板並漫漶其子季堂重爲校訂因正集未刊續集之名無所緣起且續集之原圖原卦原爻原古即刪取正集之要語非別有所增未可目之以續而別集內之函書約三卷亦即正集之原圖原卦原爻撮其大義更不可附入別集遂以續集爲十五卷取函書約三卷弁首名曰約存蓋以正集既佚其大義僅存於是也又以續約旨二卷依箋鐙約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內合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仍爲別集其釋經文之十八卷仍名約注共爲五十八卷即此本也

原圖分子目曰河洛曰先天後天曰擬卦圖曰配洛書曰擬八卦曰擬卦象曰擬月窟曰附論曰月原卦子目曰二用圖解原古分子目曰著法曰變占又分先儒易說曰釋象曰玩辭曰三易考又分先儒易派曰乾鑿度曰易林曰京房曰太玄曰洞極曰元包曰潛虛曰皇極經世書曰洪範曰正易心法又分冒道分派曰九章皆句股曰異乘同除三率曰尺算曰籌算曰樂律曰運氣曰等韻曰醫方曰地理曰納音又分流異派曰衛平占法曰六壬曰遯甲曰太乙曰衡運本書

滄曉交游

冉先生覲祖 別見敬庵學案

張先生伯行 別爲敬庵學案

滄曉私淑

馮先生昌臨

馮昌臨字與肩嘉興人嘗著易學參說二卷凡分內外二編內編自先天八卦圖以至八卦納甲爲說六篇外編自天干化氣五行以至七政四餘亦爲說六篇蓋從事漢學者滄曉序其書謂內編言五行之原所由起外編究五行之用所由行言精理邃頗引爲同志云 參易學參說胡序 四庫全書提要

清儒學案卷四十七終

清儒學案卷四十八

天津徐世昌

凝齋學案

凝齋之學出於安溪論學一本程朱以誠爲本持躬爲政實踐其言闇然爲己平生所得力卽以爲教鏡海唐氏謂能補師說所未及其醇實蓋異於以門戶爲標榜者述凝齋學案

楊先生名時

楊名時字賓實號凝齋江陰人少嚴重有局度自爲諸生讀性理諸書有志正學康熙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深器重每從質問學益進服膺終身授檢討纂修明史文貞薦之聖祖特召對充日講官督順天學政清介嚴正臨官屬

一依儀制不少假借教諸生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不專文詞士習丕變在任擢侍講忌者蜚語謂外釣清名實與巡撫比巡撫卽文貞也聖祖知其誣不之罪將代有武生驚蹕事命效力江南河工連丁內外艱康熙五十二年召還入直南書房修校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未補官充陝西鄉試正考官授直隸巡道直隸未設三司巡道主刑獄兼驛傳釐革姦弊遷貴州布政使五十九年擢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置屯饋餉不擾於民除浮糧均丁於田釐鑛政使諸廠盈絀相哀益疏洩大理洱海尾閭著令五年一濬利民事次第舉行軍民悅服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授雲貴總督尋進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布政使李衞恃恩使氣先生遇事裁抑之遂爲所閒因奏豁鹽課疏中敘入密諭詔切責削尚書仍署巡撫或奏先生與臬司江芭通同欺蔽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代任刑部侍郎黃炳往會鞫被劾奪職坐受鹽規銀五萬餘兩論絞鹽規者曾於元年奏聞取給官用者也讞上詔原之遂留滇凡七年日與生徒研經講學高宗初卽位述先帝遺意特召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命授皇子讀兼直南書房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天德誠而无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涵義義以敬行其要必自閫然爲己遯世不見知而无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大指不出乎此薦經術之士莊亭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六堂教事朔望釋菜畢登講座六堂

師率諸生以次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分占一經各於其齋會講南北學絃誦之聲夜分不輟命教習庶吉士手定教規訓迪不倦充纂修三禮副總裁在朝未及朞而卒年七十有七贈太子太傅祀賢良祠謚文定先生於聖學身體力行不徒見之詞說諸經皆有講義於易詩多本安溪之說亦自有考訂折衷不盡附和四庫館開徵書命下其家始錄以進後同里葉廷甲爲刋全書易經劄記三卷詩經劄記一卷四書劄記四卷經書言學指要一卷太學講義一卷學庸講義二卷程功錄四卷文集十二卷別集六卷附錄一卷　參盧文弨撰家傳　彭紹升撰事狀

經書言學指要

學以希天也　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論語之時習志學者此生純於仁之謂誠　天德誠而无妄天地之大德曰乾二爻言閑邪存誠在三爻則言忠信以進德是心之誠也乾二爻言信行謹在三爻則言修辭立誠以居業是事之誠也乾畫一實則誠心與事皆誠內外一於誠也君子之自彊不息於誠以體乾盡此矣而存誠以進德之功則在乎敬以直內心主乎敬則誠存立誠以居業之功則在乎義以方外事準乎義則誠立　省察屬知是精義克治屬行是集義　坤畫--虛則生敬敬以涵義義以敬行敬義夾持而德不孤則全乎天德之誠而與乾同其大矣　乾動也直坤順之而亦直直以爲方而成大君子體坤而直內方外根於天德故通徹而無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乾坤木渾然合體君子之下學而上達豈有天人之間哉學者希聖以希天其階於是乎在得其階而日躋焉夫何違之有程子解直方大敬義立而德不孤之旨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旨哉斯言發明聖學之指要不亦確而至約而盡乎要之下學立心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

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君子之存誠立誠進德修業惟具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可行憂可違與潛龍同其體段度量者能爲之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以之爲託始要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一根於天德之誠乾元始萬物能以美利利天下乃其本性如此離資始別無事及功成事已斂歸寂若之中不自知其能利物而相忘於不言言所利則喜聲名嗜臭味涉於人爲之私不可謂之純粹精矣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欲仁得仁只是完性分所固有盡職分所當爲非干譽也非望報也干譽者爲名期報者近利皆未免涉於貪也仁者之心何有乎與不言所利之義同若隱怪之有述後世易震其奇異而啟慕尚之心霸術之取效一時易動於功利而生欣羨之志求天德之眞者可無嚴辨乎

敬義立而德不孤一句盡傳心之要學一偏即有病堯舜欽明恭讓敬溫恭允塞誠敬惟精以察之精義惟一以行之由義實擎啟執中之傳暨禹之祇台德先敬克勤克儉義湯之以義制事義以禮制心敬文王之敬止敬義武王之敬勝怠義勝欲千聖百王有一致而同歸者濂溪周子申其指曰誠無爲幾善惡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則謹幾而從事於義之功也先儒因是有存養省察克治之說存養屬敬省克屬義初無二指也存養二字雖本於孟子存心養性但孟子所云存養兼敬義言先儒配省察克治說則以存養屬敬矣山木章引孔子所云操存亦渾言之兼敬義俱在內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必須敬而後能誠敬與誠連說處多如忠敬敬信篤敬之類皆連說原屬一套工夫綰在敬字內凡四書所言總不出敬義二者大學言知止有定而能靜能安能慮能得自十五入大學即以明明德新民之止至善爲的而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

其本也心之靜且安外誘不入內欲不萌神凝氣斂瞬息有存所謂居敬以持其志也慮謂格物致知由定靜安而能慮所謂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也得謂誠意而意誠以後之事誠意正心修身由家及國措之天下一以敬爲主而隨時省察益精益密喜怒之發好惡之施無纖毫之不當於義矣**論語第二章以下至賢賢易色章**皆言培本根養誠敬而後及於講習義理文學之事**君子不重章**重威敬也忠信誠也改過義也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之事自十五以後從事於多聞多見學識問思發憤則至於忘食心得則樂以忘憂如是以迄於老而不自知三句歷述其知之所至知日精而造於極則行自隨之以進而造於極矣凡所謂致用利用崇德廣業已悉在其中**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義理渾忘於無迹順帝則而不知與天爲一矣**不處富貴不去貧賤**提撕警覺不使本心汨於物欲辨義明而守義堅也**終食不違仁造次顚沛必於是**主敬純而存養密察義益精踐義益熟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廓然虛公敬之體因物順應義之用**一以貫之章**曾子之精察力行從事於精義集義也夫子示以主一之旨揭誠敬之源則所見益徹所行益篤而得其宗矣**默識不厭不倦**心存而與義理相契有日新不已之功也**修德講學**精義集義**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志定而持守有常存養無間且加玩習陶淑之功身心內外與理爲化敬義有交資互養之益矣**文行忠信**文精義集義**忠信**誠敬**曾子召門弟子以下五章**敬慎守身沒齒全歸操之於容貌辭色斂之於虛受忘怒措之於弘濟艱難歸於全心德而盡性命兼該敬義而以敬爲基柢始終**博文約禮**志氣清明以窮理敬以精義也恪恭退讓以行禮敬以集義也**鄉黨一篇見聖人之心純乎敬動合乎義聲爲律而身爲度所謂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以天道示至教也如見賓承祭**敬**不欲勿施**義**告司馬牛三章皆敬慎存省之事**譖愬不行**誠敬謹幾之學**忠信**敬之屬**徙義質直**忠敬之屬**好義**義**察言觀色**敬以辨義也**慮以下人**而虛也**從遊舞雩章**主一不分去惡懲忿**問成人章**知廉勇知行之事文以禮樂以莊敬和樂密存養之功也**不億逆而先覺**誠而明也**學識一貫章**學識致知精義之事一以貫之以主敬存心爲窮理之本也**義以爲質章**以義制事而禮行孫出敬慎行乎其間歸於信以成之以誠信始終也**九思首視聽**養清

明之體謹於物交使外誘不入主敬以察義也次色貌温恭朝夕敬以持己也次言事忠敬不渝接物有常也次辨疑懲忿窒欲精義集義之事九者合而言之存誠謹幾之道全矣能行五者心無不存敬之純理無不得義之熟中庸首言戒愼恐懼敬愼獨義致中敬致和義中言知仁勇所以行之者一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强之精義集義之事備矣歸於行之者一以主敬存誠爲之好學力行知恥知行精義集義之事知恥則惕厲憂懼從眞心敬畏中發出可以驗基柢始終也敬義之擇善以明善固執以誠身擇執精義集義也至執之貞固行之篤實則敬之熟而純相因也孚誠矣後言尊德性敬之屬道問學義之屬精微知新精義也中庸崇禮義集義也末言內省義敬信敬此皆兼敬義而言也如三省見義必爲喻於義內自訟克己如孟子知言集義此皆以義言也克己集義雖屬義然非敬之專篤者不能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修己以敬言忠信行篤敬此皆以敬之類言也循物理而無違謂信則信字已該義在內孟子之書言義處多欲人察識擴充皆主義言君子存之言戰兢惕厲顧諟明命下所舉諸事皆以敬而行義也仁禮存心不離敬義養其大者先立乎其大者求其放心皆兼敬義養氣之功在集義雖主義言然上云無暴其氣先戒勿任氣以動志乃言善養者功在集義以生氣則以敬涵養意已見矣要之凡書中言敬未嘗不包義言義未有不根於敬也此一以貫之之樞紐體用一源動靜互根顯微無間者與乾坤之陰陽合撰同一橐籥機緘也

大學劄記

修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未惡

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懥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愼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必致愼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愼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愼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修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

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即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

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即性也故窮理即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

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會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曾明得善

漢唐儒者多以詁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

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眞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眞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眞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

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

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愼獨之功未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

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

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胳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之不虛也

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

人有人心道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直摯篤且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眞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單說念頭眞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

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過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眞誠不假僞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

既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

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

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愼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閒事爲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修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愼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

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共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卽是愼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箇愼字如何是愼獨大抵常人於共見共聞之地知愼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愼者少故聖賢以愼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愼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愼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共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愼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

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爲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既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

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卽誠身下正心修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尙有不正身尙有不修也若不正不修不得謂之誠矣

中庸劄記

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

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卽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

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違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即性即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

不睹聞非眞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概說大抵恐懼戒愼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卻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愼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

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即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

如燈令常明愼獨如將燈照物

不睹不聞非眞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閒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即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愼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即所謂獨不可不愼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即獨之當愼處須以義斷之

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即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

戒懼愼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愼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愼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

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愼獨尤義之著力處也

戒愼恐懼敬也愼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卽屬愼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己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具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卽敬也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理也

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閒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意卽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愼思之明辨之卽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愼恐懼不作愼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略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愼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旣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

注云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

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

一日閒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

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默受卽是戒愼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愼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愼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

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愼獨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己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愼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愼恐懼卽是愼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愼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褻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卽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是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愼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尙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愼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己所不睹聞說

未發是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卽此而在

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

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愼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愼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愼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卽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愼獨須有別故愼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聞一例看

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念亦卽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愼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

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

或問中和交致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愼獨內省察二字中

程功錄

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

學所以成己也豈以此求人之知論語首章卽言不慍中庸以

闇然爲達天之基易首爻言龍德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始之終之祇此一義此無名所以爲大
夏至之日盈而必反故君子忌盈盈不可久也臣道守月幾望
之戒欿然常虛以從道也
行善於身行善於家所以自愛其身家卽所以愛君國天下也
天地易簡故貴簡故狂簡近道
伊尹太公之徒修身慎行咨謀哲人以求濟天下之具其脉爽
幽獨之中時時積誠爲世請命故自天佑之卒能儆否也能大
有爲者豈獨其幹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
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
容已乃應之耳故禹稷顏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爲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

薄則爲廢材
才猶水也不濬其源疏其壅則涸竭無餘矣曰濬之疏之始必
涓涓而來久且成爲江河勤學好問是所以濬之疏之之要也
護其生意無所折傷專確之至如雞抱卵及其充積流通則如
深山大澤無所不長育容納也
神使如蟄龍骨使如鎮嶽口使如緘囊氣使如春和量使如淵
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
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氣重而
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閒者矣氣重則能鎮紛雜神堅乃能探
幽微故心細如毛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血氣之
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戔戔之閒此器量也恢

廓周通不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亦不喜事亦不畏事事至則安閒依理以應之無戚戚之色有

汪汪之度清而不激和而不流君子倚之爲庇小人得之爲歸

斯可謂國器矣

學晰天人窮理之樂也篤信固執修身之樂也經綸在我卷舒

從時行藏進退之樂也

國家將興必有徵祥人之身亦然睟於面盎於背四體詞氣之

閒皆和風甘露景星慶雲也非古所謂吉人歟

大小逆境皆神明所以試人器量之淺深而稱其福以報之捷

於影響延及後嗣愚者昧之是辭吉就凶畏福樂災也君子明

於天道故學海焉廣隘由心未有學之誠而不可至者天之亂

乃天之刑所以芟夷暴惡而開太平耳草木不經嚴冬則生意

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

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憂苦亂離之人多堅實由

此言之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耳禍患之降天之困人

正以成人耳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非天心所貴者當天地

之艱難任君親之責備骨幹乃堅精氣乃實

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心則身

可修君公時存此心則國可治

時有溷澆俗有美惡故泰伯居夷而化孔子在魯而七十子之

外多譏之亦視其自立者而已若得位則風行草上矣

主持氣運者自上而下順而易所謂君子之德風然有志之士

雖無君相之位能維持補救於下則碩果必有發生之時其所

係大矣

人君不可以不自反也人君自反則卿士以至庶民咸自反矣天下知自反則天下可以寡過故曰誠能動物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閒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有所利況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示之詳矣

王政必酌人情權時變井田封建之不可復勢也言治不得古人之意則膠固而不可通難以望其成矣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因才而授以事乃考其績蓋失者寡矣一難乎禦敵士必平時訓練恩信既結然後可用若猝御不習之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爲衆信服者任之使宣上意達下情則恩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其志申諭激勸以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

臨敵以戒懼爲主寧重無輕慎修戰守之備先爲不可敗以待敵而動防姦用間發機造謀俱無以僥倖出之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協恭謀國耳

君子三月失位則皇皇焉憂世之思切也以爲當吾世而不用則民不得被吾澤迨吾老而後用則民亦不得長被吾澤也庸臣在高位而不知進賢則君子之道何自而升乎故孔子誅竊位而孟子惡蔽賢

君子自量其道之與世不合也姑小試焉以觀其機見其不可則善藏焉以俟時而已若銳志必行則德業兩喪

凡人憂明通之無日顯揚之無期昏惰之氣庶幾少振孟子舜

發於畎畝一章當日日三復也

文集

發示日知菴說覆奏劄子

臣於南書房恭讀皇上御製日知菴說一編第一卷言政事第二卷言心性第三卷四卷言經學史學皆精深透徹條理燦然仰見我皇上睿謨廣遠聖鑒淵微惟言心性處有數條辭旨過於高妙似宜略加斟酌昔夫子罕言性與天道至其徒不可得而聞蓋誠慎之其見於易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已中庸則唯曰誠者天之道孟子則唯曰性善而已俱極簡約該括聖皇著作奕世誦法必言言與典誥同符字字皆訓辭昭示人心藉以永正學術恃以常純雖一言稍介疑似必嚴其防而杜其漸誠以心學易致歧誤不得不慮及流弊也臣不自量擬節數條并擬酌數句謹粘簽於後仰祈聖鑒

無欲則靜虛動直論

且自太極二五妙合而凝而人之所以成性成形不外乎是故流者也然則人生之本然固皆無欲唯聖人秉清明純粹之姿氣質之中即具秉彝之理凡耳目口鼻四肢有其形自不能無所欲而莫不有當然而不可過之則是即所性之良不與欲俱爲能內無所徇外無所誘而獨全其天下此則氣質勝而理多所蔽將一身之嗜好日與外物相攻取而此心爲多欲之心矣方其靜則昏昧自逸失湛然無物之體及其動則詐僞日滋違自然順應之宜如是而欲入聖道吾見其日求而日違也故有志於學聖者必期於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幾矣蓋世之學者亦知聖人之心靜則一念不營動則因物順應苟不虛

不直卽不可以爲聖人於是欲於靜求虛於動求直而孰知求虛將愈不能虛求直將愈不能直也且寂守之虛非虛專斷之直非直也夫聖人之靜虛動直亦其心之無欲者爲之而已學者誠能明以察幾健以致決舉吾身形氣之私皆不足以奪吾義理之正則靜之時自能不偏不倚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無所虧何有於憧擾乎動之時自能中經中權有以合天下之達道而無所拂何有於矯揉乎此無他無欲則不以人用而以天用不以氣用而以理用也學者未能遽至於無欲之地宜從事於居敬窮理以操存涵養其心則私意無所容而聖人不難至矣故周子以無欲爲學聖人之要而程子教人唯以主敬爲先也

治論

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欲使無一不得其所在任相而已君心虛明則能辨賢姦而愼簡相矣相必有相德相度相才焉言乎德則中正言乎度則有容其才又能洞悉天下之利害而輕重布之如權衡之不爽三者備而後可以格君之非心可以知人可以任人不激不隨中也無偏無黨正也有容者虛懷樂善期利國而不期利身非貌爲謙恭模棱兩可之謂也布置輕重如權衡有識以行其才而能運天下於掌天子於六卿詞臣之中察其平日之行與言果足以修身正家遏吾之非且於天下兵刑禮樂之大綱又一一熟諳於胷中而不惑則其德度與才皆可坦然信之而與之共理天下矣自非虛中謹幾之主烏能識之故任相難也凡九卿之職必其人德足以率百僚才足以亮天工乃可使之居是任虞書周官詳哉言之在人君深體此意而

已九卿得人而天下之大綱以張九卿各精心簡乃僚屬而天下之庶目亦舉天子乃可以垂裳端拱執極而進退之至於朝夕啟沃詞臣爲親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人主所與講習游息者必得慈祥篤摯之士養其德性而化其邪心然後天下被其澤而馮翼孝德之士天子不能自知而自舉也三公九卿得其人則能爲天子愼選侍從論思之臣矣夫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官不得其人則耳目壅塞而國脈傷詩之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仲山甫之柔嘉維則也故能知柔嘉之則者乃能不以國事爲戲而所言皆訏謨定命矣豈可或失則剛或失則柔以所言爲嘗試哉三公九卿深察百僚之中精明持重深知國體者而薦之上上實察其可居言路也而試以此職則國計民生日能去弊而興利焉如是而朝廷正矣外而督撫是監司之表率也監司則守令之準繩也守令則斯民之師帥也督撫不得其人而監司惰監司惰則守令弛而斯民乃重困矣是故天子之命督撫監司也必考其平日居官之素望政治之實績非才德兼優不得與於是選又召見而細察其人命直陳所以爲治之要則其人之才德可知又從而反覆訓勅之使知天子以察吏安民輯兵之責寄之者如此其至而於各提鎮大臣亦必擇其德器才能實足以守常而禦變者而後任之則羣臣奉上德意雖海隅荒服罔不率俾矣守令爲親民之官無以其卑而使之不得自達於天子之前每選是職在京者咸賜召對闕下命直陳平日居家事親之道修身理物之方天子親覽焉且考其平日素行果能孝友廉潔與否察其賢也乃試之職以示愛民勵士至意在

任轉陞者令各省藩司核其素行且令藩司取其條陳經濟事宜轉達御前藩司不得有所阻蔽一倣古考言之法三載乃考其實政而黜陟之即下而司鐸之官亦用是考言試事之法以伸激勸則人咸務實行尚實治士氣奮而民豫附矣此則外臣得人之效也雖然人主欲用賢必先明教化以培植人材至於賢人眾多乃可以唯吾所用故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蓋言養賢育才之報也平時未嘗養賢育才一旦臨軒而求目下乏眞才此豈聖賢之君以移風易俗自任之道哉三代之作人也上既躬行以導之又有黨正閭師之屬朝夕勤諭其民考其閭門里巷之行使之歌詩舞蹈以復其性而閑其情有不率者撻之誠之郊遂以移之載在禮經極詳且至故其時之民雖女子小人彬彬乎皆有學士大夫之德器儀容治遂登於刑措觀兔罝所詠知文王之民咸成材而可用也而又擇其中之尤者任之以官俾宣上德意樹之風聲故民俗益厚民性益醇此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人知文王之邁於得人而不知文王之勞於作人則成周之功難以冀矣且其取之也自鄉而升於國司馬司徒樂正司成之屬兢兢乎考其行而後官而論行則一以孝爲先誠重乎其本也故曰孝友睦婣曰有孝有德是也後之教民雖有鄉約之設而無專官以董之又不以關於守令之考成是既棄其樸魯之民而不教矣雖設學宮以教士而所以教之者又略於實行而不以孝友爲先所以取士者亦類是雖所以教之取之一本於聖賢經義之微旨較勝於策略權謀詞賦浮華之習然比於漢制之敦尚實行似尚有未逮也況能及成周之隆茂乎此上雖銳志興治而治卒無由

進於古者以教民取士之法未善也竊以爲今欲教其民宜先責守令之臣以養民爲務人主朝夕孜孜延訪羣下晝爲一定吏治之法頒之天下俾有所遵守因以此稽守令之殿最數年之間法良意美民既咸實被其澤而因以時深講於教民之法申之以孝弟之義自然民氣丕變風流俗醇而所以教士取士仍用經書論策等以校其文又於文之既中選者嚴核其行一以孝友爲先如是則酌乎古今之宜既得先王之意亦不至矯拂乎今時之尚矣且古之所以察吏者載於周官雖爲法甚詳然皆一本於愛民厚俗之意而又隆禮重祿以卹其家人之私如此而下不黽勉奮發願託於君父之腹心者非情也今一以法繩其下善催科者則上考勤撫字者或勿庸名爲廉能稱職閒亦有剝民以奉大吏者矣不然則工於彌縫者矣皆法使之然也是以下雖有愛民之心而不得施雖竭報國之誠而不見卹賢人君子知時之終不可以有爲也有解綬去耳肯枉道以徇人哉其中材以下乃變術違道以從時矣又其甚不肖者乃恣爲貪冒無恥之行以逢迎而取世資任法之弊至此俗何由而古乎又況祿不足以養其家人臣苟以奉公忘私爲事雖仕至三命以上啼飢號寒猶且不免焉夫欲責其貪而又無以養其廉吾不知爲人臣者何所資而可以兩全於家國之際也縱忠臣良士斷不以此易節顧安可以是望諸庸臣哉若厚祿以待之而復嚴其貪墨之罰則庸臣亦可以爲良臣人君治天下使庸臣盡爲良臣家國實受其福故愚以爲今宜寬下吏之文網而優其俸給則古法可復也夫任良相以容賢敦教化以厚俗去苛薄以卹下皆爲治之要務也設誠而致行之則以正君

心爲本

答徐昔民書

讀來書之意謂所爲不同各從其性而然至爲善於家則方俛焉於此其趨正而辭平固無能更進者若夫志殷然於反求欲得其實以從事緬維斯言怳惕長念人未有不能明於內外重輕之分而可與深造者自唐宋迄今士之掇科取寵者何可勝數然皆與螢草同腐其託文詞以傳者志蕩於好名趨頹於逐末即天才卓犖終未免於擇焉不精而無眞得何者其始入迷也有爲己爲心而行不至者矣未有爲人爲心而行或能至者也亦或負高世之姿簡夷一切超於庸鄙而江左名流炯鑒千古又如異端之教銳志窮高獨闢途徑衷諸聖道益以違矣蓋曠達者以自任爲知命非眞命也隱怪者以空虛爲見性非眞性也人於性與命之眞知焉而去行焉而弗息用可也藏可也此則固有之分反求而自得之者夫不徇於習奮然思求道之所在而從之此志之爲也奮於一時迄無所變欲然無盈滿之期此則篤志而信道者也爲此非以求名足興足容道本坦坦因足下之說而妄爲引伸如此抑至道之難聞守身之不易童習之書叩所要歸盡茫昧而無一得容色之際神形支離輒罔協則儻嗣今猶獲正諸當世之賢人不至於益昏而遂亡斯有厚幸矣

答靖誠合書

暮春之杪展年兄見寄之札知關踪相望不得訂析疑義悵悵有同心也友朋中以研理辨惑爲事切已體驗者良不易覯經書理解吾儕誠宜反覆推勘所關於學術非細誠意章解朱子

屢易其稿今注乃係絕筆推勘的確後學奉爲不刊典訓唯首章注意者心之所發安溪夫子易爲意者心之所主蓋以人性皆善好善惡惡乃其本心必發之眞而無所參雜行之決而無所牽制則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意而非虛矣實兼眞實踐實二義若將意字作念字說則善惡皆念也善念當實惡念豈可實乎自欺者自掩其本心之明也自慊者自快足其本心之明也獨者本心之明獨知其好善惡惡之眞切不眞切從善去惡之勇決不勇決其欺其慊莫遁於纖毫也此從天所命之明德中有此眞鑒以照察吾心無時不炯然者下文十目十手所視指卽此本心之所獨知也自幼至老一刻不離自庸至聖無人不具甫入大學十四五時卽須於此猛省用力不待已經致知之久者乃然也古聖賢先儒皆同但至致格工夫到後識見融徹耳蓋論字義意是好善仁惡惡義之意獨是本心之明智照察吾意者與意相俱相隨初無先後雖義微有分而總在一心謂意者已所獨知愼者意之所由誠語本直截了當唯於上所云云更一提掇尤見根源亦非甚有歧互也書院講義發明愼字處揭出主敬爲成始成終之要最得綱領關鍵中庸首言戒愼恐懼卽敬之常存也愼獨卽敬中之省察克治也窮理讀書一以敬爲本體驗玩索莫非反身省察工夫先儒學規云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講學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文貞公本此以解大學知止有定立志也靜安居敬以持志也慮格物致知也敬爲窮理之基而卽貫乎窮理之中固執篤行則敬之所以成終而歸於誠矣性理精義論說甚詳理學源流工夫次第至爲明晰望爲後學有志者諄切示之外附經書言學指要一册上有

細硃字數行並希訂之臨緘馳企不既所云

讀詩所紀後

學者之於經義必得其條理而後可究指趣之歸求致用之實稽詩之爲教見於虞書典樂教胄之文周公制禮作樂采文王之世二南之詩被之管弦爲房中之樂令鄉黨邦國皆肄之博采謠俗以觀民設教而列國之風具焉燕饗會朝之詩登諸二雅以通上下之情陳先王之德郊廟樂歌厥名曰頌用以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此周公之舊也世衰風降美惡淆雜二雅則有中興及誹刺之詩頌則侯國亦擬而有作此則其變也夫子刪詩正樂曰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是三百篇皆經手定而秩然不可亂者今欲求其條理合於聖訓而儒先舊解難盡據以爲定緣部分所歸解者多以意爲之說遂至時世舛易失其

情實終不能使六允協於心更何由而領性情之眞趣資倫教之實益乎李文貞公作詩所一編一一爲之疏解發明其所以然卓識名理超軼無前論定取舍要歸至是文詞易簡昭融亦渾乎化工無跡嗚呼至矣名時受而讀之尋繹玩味昭若發矇心悅以解於是而恍見當年刪定之心與周公以詩立教之心蓋周公以文王教者也故四始皆首文王焉自家達之朝廷邦國天下以至通於神明非文王之道無由也文王之道卽幽公所修后稷之道也故風雅頌皆究於豳焉文王之道成之者周公是以豳風之末繫居東之詩豳雅豳頌之後繫東都之詩（營洛者公之志）周詩之後繫以魯頌猶斯志也魯以侯國而侈焉作頌夫于奚取乎考駉駜泮水所稱物阜人和修文興學政猶足紀閟宮之稱作廟上自姜嫄后稷以及太王文武受命周公啟宇莫

不備載存之以終三百誌不忘周公云爾抑文王之道傳自成湯以承虞夏者也湯之纘禹日躋聖敬簡阿衡而式九圍秉元王桓撥率履之烈也猶文之紹湯亹勉緝熙宏作人而新周命本后稷思文配天之功也唐虞之治稷契成之稷契之澤文湯究之以至於今未艾詩始文王而終商頌述文湯而溯稷契其旨不亦深乎其義不亦廣乎

附錄

先生孝德尤著年踰强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先生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牽 方苞撰墓志

雍正末用兵黔苗時以爲功先生還朝上疏論其事略謂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以臣計之未可盡信勦撫兩難惟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築垣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擒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明懸賞格擒縛首惡犯輕而率衆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者皆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凌自當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疏上頗有異議高宗獨是之後卒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寧 家傳事狀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予假六月先生請聽其終喪以盡子道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上從之 同上

方望溪曰余始於督學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闔郡無與儔有意

於其人而無因緣會合繼至京師見公於李文貞公所辨經析義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及後同直南書房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採取而抉其所以然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有以也墓志

唐鏡海曰先生從李文貞問學而闇然爲己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省察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學案小識

家學

楊先生名宁

楊名宁字簡在凝齋從弟雍正癸卯拔貢官山西徐溝福建侯官山東陵縣知縣好學不倦經史諸子靡不貫串長於考證著有碎錄水輯類音雜詮諸書校注顧亭林日知錄盧氏文弨甚重之參江陰縣志

弟子

夏先生宗瀾

夏宗瀾字起八號震軒江陰人諸生幼強敏通諸經父敦仁與凝齋爲執友父歿謁凝齋於滇南從受經義相依七年凝齋以安溪易說詩說授之盡通其義錄所講授爲易義記講詩義隨記二編皆有所發明凝齋領國學薦經明行修者七人先生與焉授國子監監丞掌繩愆廳領六堂時議諸生肄業三年明其黜陟至期滿拔其尤五人列薦凝齋既卒當事難之先生力爭成隙遂摭他事落職後南巡迎鑾復之歷主畿輔湖北書院以

經術講授能傳安溪凝齋之學參劉若曾撰監丞夏公傳

王先生文震

王文震字夢屺一字孟起江陰人雍正乙卯拔貢乾隆戊午副榜從凝齋受學通三禮薦授國子監助教分堂教授兼三禮館校對出爲山西吉州知州著有文集詩集參江陰縣志

靖先生道謨

靖道謨字誠合黃岡人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雲南姚州知州初受學於關中王心敬及官滇南乞病去職從凝齋講學著弟子籍後歸歷主鼇山白鹿江漢諸書院凝齋一再貽書爲反覆推勘學術期其爲後學有志者諄切示之乾隆中選舉博學鴻詞及經學皆不赴著有過庭編又纂雲南貴州兩省通志黃州府志參湖北通志黃州府志

交游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黃先生叔琳別見元孚學案

冉先生覲祖別見敬庵學案

朱先生軾別爲高安學案

徐先生用錫別見安溪學案

秦先生蕙田別爲味經學案

蔡先生德晉別見味經學案

莊先生亨陽

莊亨陽字復齋南靖人少受學於李文貞康熙戊戌進士授山東濰縣知縣母喪廬墓三年自是未嘗一日離父乾隆初以凝齋薦授國子監助教訓士有法同列皆一時之儁都下號爲四

賢五君子首輔鄂文端公問士於方侍郎苞首推先生使同官達意欲見之先生不往文端曰以老諸生視我何如乃一見遷吏部主事出爲德安府同知連擢徐州知府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徐海道振災治水多異政通算術測量淮徐水道規畫全局請開毛城鋪及天然壩三壩范公隄分水注洪澤高寶興鹽諸湖時不能用參方苞撰墓志東越儒林傳

官先生獻瑤

官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受學於蔡侍郎世遠及方侍郎苞以凝齋薦授國子監助教上教士事宜六條被採用乾隆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三禮纂修授編修典浙江鄉試督廣西陝甘學政遷洗馬乞養親歸里著有讀易偶記尚書偶記尚書講稟思問錄讀詩偶記周官偶記儀禮讀喪服私鈔雜記春秋傳習錄孝經刊誤文集詩集參東越儒林傳

徐先生恪

徐恪字昔民江陰人父世沐學宗程朱著書明道附見桴亭學案先生康熙丙寅拔貢官直隸棗强廣西羅城知縣有惠政少承家學與凝齋游往復貽書論學甚備著有周易引說見聞稽疑錄桑梓見聞錄九鑪山人集參江陰縣志文定文集

清儒學案卷四十八終